

# 朴实中的诗意

——柯罗风景画赏析

马瑞非

1月17日,“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观众可以从中领略文艺复兴至20世纪400年的欧洲美术史。其中,法国现实主义画家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的风景画作品《倾斜的树干》作为重磅画作展出,吸引了人们的眼光。此前在北京举行的“17—19世纪欧洲艺术大师真迹展”亦选择了柯罗的《三人风景》《晨霞》(在河边祈祷)三幅风景画展出。

据法国画家马蒂斯·迪特勒鉴定整理,柯罗一生创作了约3000幅油画作品,除1/10的人物画外,其余大部分为风景画。在法国艺术史上,柯罗与尼古拉斯·普桑和克洛德·洛兰并称三大风景画家,他的作品对19世纪后期风景画家影响甚大。尤其是热衷于研究光线变化的印象派画家,纷纷从柯罗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可以说,柯罗在欧洲现代艺术发展史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结缘古典主义——  
在自然的怀抱里  
观察思索

柯罗1796年出生于巴黎,其艺术之路始于古典主义绘画。他曾先后师从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阿奇勒·埃特纳·米夏隆和让·维克多·贝尔坦,不仅学习了古典主义绘画技巧,更懂得了“回归自然”的意义。米夏隆告诉柯罗:“去吧,在自然的怀抱里观察思索,把你对自然的真正感受画下来。”

为更好地了解古典主义艺术,柯罗于1825年求学意大利。3年间,他在罗马和乡村度过了多数时光,创作了约150幅油画和200多幅素描。热那亚和威尼斯的秀丽风光、古罗马的文化遗迹、前辈艺术大师的杰作,都给他带来颇多启示。这期间,柯罗的风景画大多表现的是城市风光、田园景色、古代遗迹等。他采用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全景式构图,也比较注重自然景物的立体感。《圆形竞技场远眺》《圣安吉利堡》《意大利城堡》是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代表性作品。

1828年,柯罗结束留学返回法国,前往各地写生旅行。普桑和洛兰的法兰西风景画传统逐渐在柯罗笔下展现。所谓的“法兰西式”风景画就是幽思怀古的田园风景。绿色树木和深褐色大地形成厚重色调,与远景中烟雾缭绕的青山和蓝天白云形成强烈对比。画作气象万千,富有诗意,带有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这一时期的柯罗对带有物象的风景画情有独钟,并借助神话人物使风景画具有深沉的怀古意境。

启迪巴比松画派——  
记录下那一瞬间  
的感动

1830年,柯罗来到枫丹白露附近的巴比松村,结识了巴比松画派的西奥多·卢梭、弗朗索瓦·米勒和弗朗索瓦·杜比尼等画家,和他们一同生活、创作。严格地说,柯罗并不算是巴比松画派的成员,但他对画派的发展作出许多贡献,可以说是巴比松画派的良师益友。

巴比松画派的活跃期在1830年至1870年间,主要成员除卢梭、米勒、杜比尼外,还包括维吉里奥·迪亚兹、朱利安·杜普雷以及康斯坦·特罗雅等画家。受荷兰、英国风景画家影响,巴比松画派提出“面向自然,对景写生”,一反在画室内创作风景画的传统,倡导走到户外进行创作。画家们细致入微地观察景物,探究光线变化,力求真实还原自然界的种种色彩,让作品呈现更加朴实无华的风格。

柯罗与巴比松画派在“面向自然”上观点一致,他曾说自己“就像小孩那样地研究大自然”。终其一生,柯罗的绘画都展现着对自然的热爱。完成于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推动下,包括联合考古、文物修复在内的中非文化交流合作日益密切。2017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等单位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中国—肯尼亚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队。中国考古人首次在东非大裂谷这样的神奇之地,走近20万年前古人类的家园。

从2017年起,联合考古队对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各类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00余件,时间涵盖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研究价值极大。目前,项目第一阶段考古工作已经结束,实现了预期目标。

## 意义非凡的非洲旧石器考古

非洲是国际考古界公认的早期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开展旧石器考古研究意义非凡。非洲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拥有极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前往非洲探索人类起源之前,我的脑海充满着对远古时代非洲早期人类生活的各种想象。抵达考古现场后,种种感受比预期的更加丰富。

古人类遗址一般临水,非洲亦是如此。2017年10月3日,中方考古队抵达肯尼亚裂谷省巴林戈地区的第三天,即在纳库鲁郡玛卡里亚瀑布附近找到一处古人类遗址,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学者在国外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当地人称,这里是狮子的领地,平时常能看到两三个狮群,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十分危险。联合考古队颇有收获,共找到了11件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原料为优质的黑曜岩和燧石。

吉门基石遗址位于赤道附近的大裂谷腹地,距巴林戈湖和博高利亚湖很近。这里属于稀树草原环境,遍布岗地和丘陵。多年来,尽管东非大裂谷南北两端都有重要考古发现,但在中部各个湖泊相连的大裂谷腹地和南北二三百公里的区域内,却罕有重要考古发现。2016年,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退休的吉门基石先生发现这一区域分布有古人类活动遗存,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向中国考古学家发出了合作邀请。

在吉门基石遗址及周边地区,联合考古队共找到了27处旧石器时代地点,出土细石器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1000多件和数十件哺乳动物化石。为了纪念吉门基石对于遗址发现的贡献,中方提议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遗址。

几年来,联合考古队的考古发现初步证明,东非大裂谷巴林戈地区分布有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于探索早期人类起源、现代人类起源等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寻找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

吉门基石遗址主要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地层和遗迹,大约距今25万至4万年前,正是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处于人类起源的哪一阶段?遗址出土的代表性石器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吉门基石遗址出土的手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头较大的阿舍利手斧,为该地区旧石器中期偏早的典型石器;另一种是向莫斯特文化过渡的中小型手斧,而莫斯特文化是由欧洲尼安德特人创造的。东非和欧洲手斧的制作技术和器形相通,反映了两地古文化的密切关系。

假如吉门基石遗址的主人是已经进化成的现代人,那么欧洲当时应该也会出现现代人。然而现有考古资料显示,欧洲当时只有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并非现代人,它曾同现代人并存了一段时间,直到消失。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遗址的主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考古结果似不能支持20万年前现代人在非洲形成并扩散的假说。

2018年,联合考古队在遗址上层找到了叠压在中期文化层之上的细石器文化层。这种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连续地层堆积十分罕见。它的发现为研究细石器的起源和传播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给了我们探索现代人起源的新灵感。

欧洲最早的细石器出现在距今3万多年前的奥瑞纳时期,文化面貌与东非细石器类似。西伯利亚南部最早的细石器出现在距今约2.7万年前,面貌与欧洲细石器较为一致。在中国华北地区,2万多年至1万多年前是细石器的繁盛期,从器物组合和制作技术层面看,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同上述地区有诸多共性。因而,细石器文化从东非经欧洲和西伯利亚到达中国的传播路线十分清晰。

通过对吉门基石遗址各时期叠压地层的系统发掘,并对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后,我们初步判断,细石器文化层距今约7万至5万年,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可能是最早的现代人。可以想象,7万至5万年前,有一支在东非形成的现代人,因环境恶化(超级火山爆发或极度干旱)而迁徙到广袤的欧亚地区,与当地人类交融,演化为这些地区的现代人。

从非洲经西伯利亚走进欧亚大陆,显示出早期人类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条重要的“生命通道”。为了生存,人类多次迁徙,既向东扩散,也向西返流。在纷繁艰难的迁徙中,人类一路走来,繁衍至今。

## 为研究现代人起源贡献中国智慧

吉门基石遗址地层布满黑黝黝的火山灰,大裂谷边缘的低山上,依稀可见火山遗迹。大裂谷拥有许多地热和温泉,自然生态和旅游资源丰富。遗址附近的博高利亚湖是著名的火烈鸟观光区。每年7、8月,数以百万计的火烈鸟从遥远的澳大利亚飞来停驻在湖面上,满眼火红,壮观无比。

近年来,现代人起源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课题。“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人在非洲形成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多地区起源说”认为亚、非、欧各洲的现代人是当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猿人演化而来。作为考古学者,我们不能轻言对错,而是要找到证据,考古发掘就是搜集物证的过程。

在合作发掘中,中方以布方、三维测量和区域调查为工作重点,肯方主要负责现场挖掘和遗址保护。由于考古地点多位于荒野,开车不仅难以行驶,还容易错过考古点,这就需要考古队员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中国队员的敬业态度和专业精神赢得了肯方同行的特别赞赏,研究成果也得到国际考古界的积极评价。

吉门基石表示:“与中国专家的合作十分愉快,中方提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我们的考古研究带来很大帮助。”他期待着今后能有更多发现,在共同探索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上不断结出新硕果。

近年来,山东大学考古队接连在东非大裂谷和法国西南部开展联合考古发掘,我们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中感受到不同文明的魅力。中国考古走出国门,有利于增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外方合作,开展西伯利亚人类“生命通道”等考古调查,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肯尼亚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队领队,山东大学人类演化实验室负责人、教授)

左图: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图片均由李占扬提供

炊烟,那是生活的况味。

此刻,时间与周遭的空气仿佛静止。锡瓦是金字塔、尼罗河、现代都市开罗之外,埃及诗意的另一面。这里,漫漫黄沙隔绝了世间侵扰,却掩盖不住苍翠绿洲的蓬勃生机。金黄与葱绿相得益彰,荒漠与丰饶形成对比,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赞叹。

“城镇是有灵魂的,而锡瓦的灵魂是善良、神秘和慈母般的。一旦你踏上锡瓦的土地,就会感受到这座小镇用它温暖的阳光裹挟你,用它的热情好客拥抱你,用它的宽广胸襟平息你内心汹涌芜杂的情感波澜……”《今日埃及》杂志在一篇有关锡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的确,锡瓦就是这样一座小镇,它摇曳多姿的美景、浓郁醇厚的人文气息和悠然自得田园风情,正触碰到当代都市人心中柔软的部分,自然令人流连忘返。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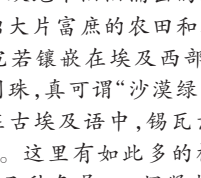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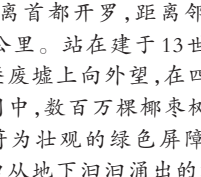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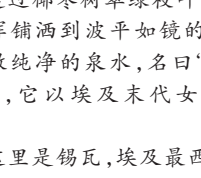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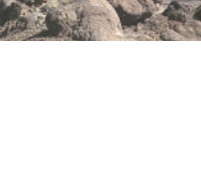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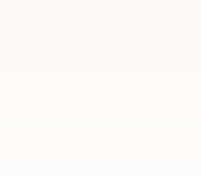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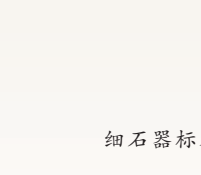
# 东非大裂谷考古记

李占扬

遗址出土的手斧



勒瓦娄哇技术石核



## 锡瓦绿洲

黄培昭

卫兵一样巍然屹立,护佑锡瓦不受沙漠狂风的侵袭。埃及作家巴哈·塔希尔写过一部以锡瓦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日落绿洲》,荣获首届“阿拉伯国际小说奖”。这里的椰枣树,在塔希尔笔下被细腻地描述着:“进入锡瓦绿洲的第一刻,我的目光便立刻被一口肉眼看得见葱绿茂密的椰枣树所深深吸引了。的确,我先前看见过椰枣树潜入湖中,湖面上只浮现出树尖的倒影;而现在,我们登高远眺,目及之处,满眼苍翠,一眼望不到边的椰枣树叶构成了如织的森林,墨绿色的椰枣林海波涛翻滚,锡瓦小镇像个岛屿般从林海中拔地而起,灰色的墙壁和褐色的民宅矗立在一个金字塔形的高坡上……”

锡瓦不但自然景观优美,而且历史悠久,留下了许多历史故事。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锡瓦绿洲就已赫赫有名。据记载,除了古埃及国王在这里留下文化印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也曾于公元前331年克服沙尘暴、高温、缺水 and 食品匮乏等重重困难,依靠天上飞鸟指引方向,最终抵达锡瓦,据说得到了

“合法”统治埃及的神谕。又据说,波斯王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后,却想去锡瓦焚毁神谕之所,在途中遭遇罕见的沙尘暴,昏天暗地之中,5万精兵强将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历史未解之谜。

今天的锡瓦,生活着两万多人。90%以上的居民是柏柏尔人,他们大多内敛腴腆、淳朴敦厚。除阿拉伯语,他们还使用古老且鲜为人知的西威语,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柏柏尔文化。今天,锡瓦居民仍用当地的盐湖泥土和椰枣树叶盖房子,房间里悬挂或铺置着手工制作的各类地毯,以及当地妇女构思巧妙的各类编织物。位于小镇中心的锡瓦民居博物馆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银饰、乐器、婚纱服饰和陶制物品,这些制作精良的手工艺品生动展示着独有的工艺传统和文化特色。

落日时分,锡瓦彩霞满天,原本并不喧嚣的小镇愈发静谧。一泓泓泉水和镇外的盐湖,都在夕阳的余晖里泛着金色波光。田里劳作了一天的居民或骑着毛驴,或坐着驴车,怡然自得地归返家中。少顷,土房农舍渐次飘出缕缕

## 旅人心语

透过椰枣树翠绿枝叶的罅隙,夕阳将余晖洒到波平如镜的泉水上。这眼清澈纯净的泉水,名曰“克利奥佩特拉泉”,它以埃及末代女王的名字而命名。

这里是锡瓦,埃及最西部的边陲小镇,远离首都开罗,距离邻国利比亚仅有50公里。站在这建于13世纪的锡瓦沙利古堡废墟上向外望,在四周漫漫沙漠的包围中,数百万棵椰枣树和橄榄树撑起了一片蔚为壮观的绿色屏障。大大小小上千口从地下汩汩涌出的澄澈泉水,又浇灌出大片富庶的农田和花草植物,令小镇宛若镶嵌在埃及西部沙漠腹地的璀璨明珠,真可谓“沙漠绿洲”。

在古埃及语中,锡瓦意为“椰枣林之地”。这里有如此多的椰枣树,或高或低,品种各异,一棵紧挨一棵,如同